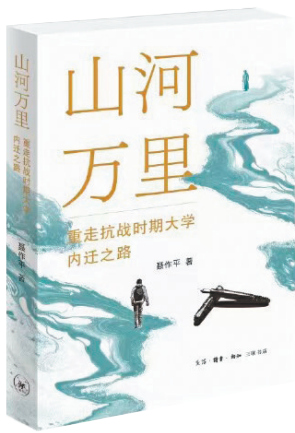


读/与/思

山河万里行，薪火永相传

——读聂作平《山河万里》有感

刘向东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世界及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友人、著名作家聂作平出版的最新作品——《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拿到书后立时手不释卷，先睹为快。

以往看到的抗日题材作品，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小说戏剧，抑或其他形式，无不是反映前线战场或隐蔽战线战况。作平老弟不愧为职业作家（已出版著作50余部），他另辟蹊径，将目光锁定在战时大学内迁这个相对冷门的题材上。从2016年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开始，他用八年时间调查了十所大学的内迁之路，采用实地走访、史海钩沉、情景还原相结合的方式，立体展现出这段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往事。阅读中，我心情沉重，悲愤不已；掩卷后，我感慨万千，喟叹连连。既同情内迁大学当年迁徙之不易与生活学习条件的艰难，又为师生们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

这十所大学分别是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大学、西北联大、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

其实当年内迁的大学远远不止这十所。据公开资料显示，抗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至1938年底，因战争停办17所，沦陷区维持14所，其余77所高校被迫内迁。而且许多高校是多次搬迁，以书中十所大学为例，仅有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是一步到位，而搬迁次数最多的同济大学，从上海经浙江、江西、广西、云南，最后到四川宜宾的李庄落脚，竟然搬迁了六次，其颠沛艰辛可想而知。

聂作平先生的《山河万里》，是一本以脚步丈量历史的厚重之书。当作者背上行囊，踏着八十多年前大学师生仓皇南迁的足迹，历史的烟尘便不再是纸上的冰冷文字，而是脚下泥泞的古道，是眼前斑驳的校舍遗迹，是耳边仿佛回荡着的艰难岁月里的琅琅书声。这种“重走”的独特视角，赋予了这段尘封历史一种可感可触的温度与重量，让读者得以跨越时空，亲历那场在硝烟中守护文明火种的悲壮征程。

内迁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血泪之路。聂作平笔下，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师生徒步穿越秦岭大巴山崇山峻岭，浙大“文军长征”辗转数省最终落脚贵州湄潭，同济大学辗转沪、浙、赣、桂、滇、川……每一次颠沛流离，都是一场与炮火、疾病、饥饿的殊死搏斗。书中描绘的一幅幅画面令人心颤：师生们在敌机轰鸣下跋涉，行李在颠簸中散落，简陋校舍里煤油灯下伏案的身影。浙江大学迁徙途中，校长竺可

桢十天内相继失去儿子和夫人两位亲人；从1938年到1943年五年间，武汉大学学生因病死亡者竟超过110人；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在北碚遭日机轰炸遇难；中山大学遇日军来袭，仓皇逃亡，“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前往仁化时与日军遭遇，两名学生和一名教师遭日军枪击死亡”，“副教授郑海桂的夫人罗秀珍被日军追赶，绝望之际抱着才几岁的女儿跳崖自尽”，李乾亨教授被日军抓去当挑夫，受尽折磨，最终惨死……然而正是在这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绝境里，中华学人展现出令人震撼的坚韧。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敌人能炸毁的是物质，敌人不能炸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的誓言；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湄潭茶馆里看书的执着；同济大学教授“童第周夫妇用一台从旧货店买来的显微镜，以金鱼做实验，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的坚守，都是对民族精神最崇高的诠释。他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以血肉之躯，以不灭的求知热忱，筑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将中华文脉顽强地延续下去。

这些内迁的大学，在破碎的国土上奇迹般地成为学术的绿洲。浙江大学在湄潭这座小城，苏步青、王淦昌等学者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依然做出了世界级的科学贡献。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以学术为武器，以教育为阵地，实践着“学术救国”的信念。这些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刺破黑暗的光。它们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民族不屈意志的象征，向世界宣告：一个民族肉体可以被摧残，土地可以被侵占，但其思想与文化，其求索真理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征服！

聂作平的行走，更是一次对当下教育精神的叩问。当我们回望那段烽火中的大学岁月，师生们在极端困境中对知识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对民族责任的自觉担当，对学术纯粹性的坚守，都如明镜般映照今天。在物质丰盈的和平年代，我们是否还葆有那份对知识纯粹的热爱与敬畏？是否还能在喧嚣中守护学术的宁静？《山河万里》以其无声的力量提醒我们：大学的精神内核，从来不是巍峨的大楼，而是那份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民族深沉的责任以及在任何逆境中都能薪火相传的韧劲。

除了坚持一贯的田野调查，史料查阅，尽可能走访当事人的风格外，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大量引用亲历者的叙述，要么是当时写的日记，要么是后来著的回忆录。这些沉重而坚韧的记录，客观真实，将我一次次带入那些苦难而感人的场景。

合上书页，仿佛跟随聂作平先生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朝圣。山河万里行，行的是地理上的颠沛之路，更是中华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以文化脊梁撑起的精神救赎之路。那些在炮火硝烟中弦歌不辍的身影，那些在茅屋陋室中绽放的智慧光芒，早已成为融入我们血脉的文化基因。这份在绝境中守护文明火种的精神遗产，这份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学术风骨，当如不灭的星辰，永远照亮我们民族前行之路——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守护知识的火种，就是守护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未来。（作者系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

诗/绪/纷/飞

冬日阳光（外一首）

李美坤

南山一丛野菊
打开冬日的灿烂
瀨溪岸边的芦苇
提笔写出一河流光

冬日的阳光
照亮满树银杏
让春天
提前抵达一朵海棠

那个走动在绸缎里的人
额头饱满生动
心里的几声鸟鸣
被一阵轻风吹响

凤凰村

我在一点一点搬动

最先是把自己搬离凤凰村
然后，隔三岔五
把母亲种的蔬菜、豆子
搬进城里的厨房
把她割的菖蒲、艾草
挂在门楣上
我还装了一盆盆
凤凰村的泥土
让它在阳台
生长几茬蒜苗和花草

对无法搬动的
我就把它们写进文字里
比如一棵槐树，几缕炊烟
童年学唱的歌谣
那些捉迷藏的伙伴
蒲公英一样散落四方

此生最痛的
是我把结发妻子搬回凤凰村
埋在了锄口上的菜地旁
把时光，越搬越老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理事)

园林诗情（五首）

姚代云

水之韵

一泓潭漱耀庭院，
倒影婆娑千古缘。
湖光山色醉未休，
芸窗挥毫诗韵远。

径之幽

曲径通幽花木深，
芳草斜阳伴闲云。
蜿蜒蹊道步孤寂，
禅房闭目闻泉声。

荷之艳

亭亭玉立展姿颜，
鱼戏碧波莲叶间。
菡萏映日别样红，
春光十里水中仙。

阁之雅

紫阁丹楼辉金黄，
层轩古雅溢馨香，
鸟啼园林蝉鸣树，
祥瑞笼景绕长廊。

竹之秀

翠竹摇曳一窗山，
倩影婀娜逐清欢。
玉枝挺立更亮节，
一片绿荫傲风寒。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蕉/窗/漫/笔

糊糊面

刘冲

这里所说的糊糊面，不属于天南地北任何派系的面食，是我母亲的独创（若有雷同，纯属巧合），也许说是被逼无奈时的急中生智，更切合实际。

那个年代，我们家劳动力少，只有父母两个人挣工分，分的口粮少，而孩子有五六个，这可愁死了侍弄一日三餐的母亲，最后只能坚持一个原则，少吃甚至几乎不吃干的，多吃甚至基本上吃稀的。别人家在啃玉米馍馍，我们家在喝包谷糊糊；别人家在吃馒头包子，我们家在吃面疙瘩稀饭。总之，为了全家人吃饱，诀窍就在于往仅有不多的粮食里不断地注水。

把注水技艺发挥到极致的，当然还是要首推糊糊面。

在那个年代，吃顿肉，叫打牙祭。吃肉，简直是奢望，退而求其次，能吃上一碗面条，是眼巴巴的渴望。母亲没有上过学，不懂加减乘除，心里却清楚得很，一家八口吃一顿挂面，换作面疙瘩稀饭要吃多少顿啊。

看见邻居吃面条，儿女们眼馋的目光和吞咽口水的馋样，刺疼了母亲，终于心一横：“今晚吃挂面！”

在我们急切的期盼中，只见母亲用一小袋麦子去面粉加工作坊

换回来一小把挂面，心里都不免失望得直打鼓：“这么一点点挂面，够谁吃呀？”

母亲对我们的嘀咕视若不见，只管招呼分工忙活起来，有的点火烧一大锅水，有的清洗切碎莴笋叶和莲花白，有的剥洗捣碎姜蒜……待水烧开后，母亲把满满的两大筐莴笋叶和莲花白倒入沸腾的水中，当水再次翻滚时，再下挂面，撒姜蒜末，加适量的盐，最后勾水淀粉，糊糊面就大功告成了。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糊糊面成了我们家苦中作乐的狂欢。原本少得可怜的一小把挂面，因加入了大量的蔬菜，并且用水淀粉锁住了所有面汤，让每个人都能够端起一大碗，美滋滋地吃得有盐有味，解了馋，撑得肚儿圆。

在此后的实操中，母亲还在不断地总结、调整和改进，比如，糊糊面适合晚上吃，而不适合早上和中午吃，毕竟饱胀感主要是靠蔬菜和面汤撑起来的，一跑一跳一泡尿，就腹中空空饿得不行；糊糊面更适合在冬天的晚上吃，浑身暖和，可以御寒，有助入眠。

母亲的糊糊面，也算穷则思变，在特殊时期，让苦难的生活多了些期盼，愁苦的日子多了些欢颜。（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